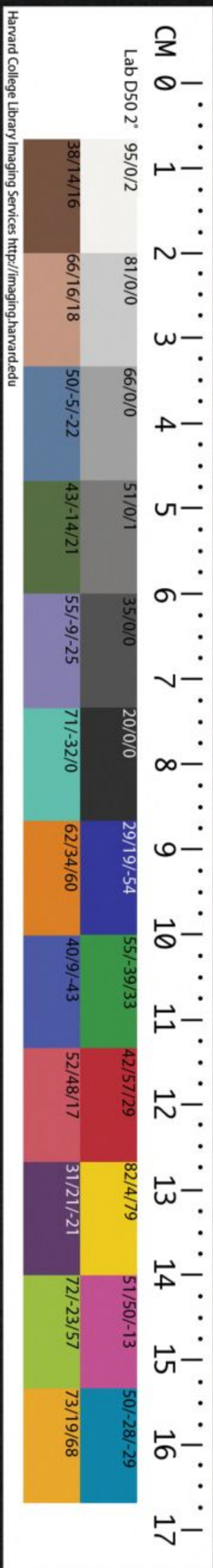


725/2/8193

UNIVERSITY OF HARVARD  
MUSEUM OF COMPARATIVE ZOOLOGY  
JAN 21 1972



諸史會編卷大第四十一

晉

紀

晉

隆安三年○燕長樂奈弘始元年

春正月南凉徙治樂

都

通鑑曰南凉王烏孤謂部臣曰隴右河兩本故郡之地

遭此分裂至十餘國呂氏乞伏本吾部落終當服從段氏

三者向先楊統曰乞伏本吾部落終當服從段氏

無能為患且結好於我攻之不義呂光哀老嗣子微新

纂弘雖有才而內相猜忌若使若亮應川乘虛遠出彼

必疲於奔命不遇二年兵勞民困則姑臧可圖也姑臧

二月林邑遣使詣日南九真遂寇交阯太守杜瑒討破之

諸史會編卷大全第四十一

哈佛大學哈佛燕京圖書館珍藏印

晉

紀

晉

隆安三年○燕長樂秦弘始元年  
涼呂纂咸寧北涼天璽並元年

春正月南凉徙治樂

都

通鑑曰南凉王烏孤謂郡臣曰隴右河兩本敎郡之地  
遭亂分裂至十餘國呂氏乞伏氏段氏最強今欲取之  
三者何先楊統曰乞伏本吾部落終當服從段氏書生  
無能為患且結好於我攻之不義呂光衰耄嗣子微弱  
纂弘雖有才而內相猜忌若使浩亶廡川乘虛迭出彼  
必疲於奔命不過二年兵勞民困則姑臧可圖也姑臧  
牽則二寇不待攻  
而服矣烏孤曰善

二月林邑范達陷日南九直遂寇交阯太守杜瑗討破之

○魏襲高車大破之

通鑑曰魏主珪北巡分命諸將三道襲高車大破高車三十餘部獲七萬餘口馬三十餘萬匹衛王儀別將三萬騎絕漠十餘里破其七部諸部大震

段業自稱涼王

通鑑曰業以沮渠蒙遜為尚書左丞梁中庸為右丞

三月魏分尚書諸曹置五經博士大索書籍

通鑑曰魏王珪分尚書三十六曹及外署凡置三百六十曹令八部大人主之吏部尚書崔宏通署三十六曹如令僕統事置五經博士增國子太學生員合三千人珪問博士李先曰天下何物可以益人神智對曰莫若書籍珪曰書籍有幾如何可集對曰自書契以來世有茲益至今不可勝計苟人主所好何憂不集珪遂命

縣人索書籍悉送平城尹氏曰魏於是乎漸進矣晉為衣冠文物之主而罷遣生徒不脩孔廟迭書于冊拓跋何人乃能置五經博士綱目書以予之宜矣春秋之法美在夷狄則責在中國劉氏曰書置博士何予道武也道武始稱帝首有此率可謂知所尚矣

南燕苻廣叛討殊之滑臺降魏德遂東寇晉青兗

通鑑曰初秦主登之弟廣帥眾依南燕二德德處之乞活堡至是自稱秦王時滑臺孤弱土無十城眾不過萬附德者多去附廣德乃留魯王和守滑臺自帥眾討廣斬之和長史李辯殺和以滑臺降魏魏尚書和跋帥輕騎自鄴赴之悉收德宮人府庫將軍慕容雲斬辯帥將士家屬出附德德欲還攻滑臺韓範曰向也魏為客吾為主今也吾為客魏為主人心危懼不可復戰不如先據一方自立基本乃圖進取張華欲取彭城潘聰曰彭城晉之舊鎮未易取青州沃野二千里精兵十餘萬左有負海之饒右有山河之固廣固城曹疑所築地邢阻

峻三齊英傑思得明主以立功於世久矣晉刺史辟問  
渾昔為燕臣今宜遣辯士馳說而以大兵繼其後若其  
不服取之如拾芥耳德乃引師而南充州北鄙諸郡  
縣皆降德置守宰以撫之禁軍士擄掠百姓大悅

### 夏四月晉以元顛為揚州刺史

通鑑曰道子有疾且無日不醉元顛知朝望去之諷朝  
廷解道子揚州以授元顛道子醒而知之大怒無之何  
何元顛以廬江太守張法順為謀  
主多引樹親黨朝貴皆畏事之

### 燕除公侯金帛贖罪法

通鑑曰燕主盛十日一決獄不加考掠多得其情下詔  
曰法例律公侯有罪得以金帛贖此不足以懲惡而利  
於王府甚無謂也自  
今皆令立功以自贖

### 秋七月秦兵寇晉洛陽八月魏遣兵來救

通鑑曰後秦公崇寇洛陽河南太守辛恭靖嬰城固守  
雍州刺史楊佺期遣使求救於魏魏遣太尉穆崇將六  
萬騎救之劉氏曰於是佺期求救於  
魏魏人來救不書求書來嘉助順也

### 魏主珪殺其御史中丞崔逞

通鑑曰初魏將軍張袞以才謀為魏主珪復心袞薦中  
州士人盧溥及崔逞珪皆用之及圍中山久未卜軍食  
乏問計於郡臣逞對曰桑乾可以佐糧飛鷄食而改音  
者也珪雖用其言然心術之秦人寇襄陽雍州刺史郗  
恢以書求救於魏常山王遵謂珪為賢兄珪以恢無禮  
命袞與逞為復書必照其主而袞逞謂帝為貴主珪大  
怒逞之降魏也以天下方亂恐無復遣種使妻子留冀  
州至是珪并以是青逞賜死而溥亦受燕爵命侵掠魏  
境珪謂袞所率皆非其人黜為尚書令史  
袞闔門不通人事手校經籍歲餘而終

### 南凉秃髮烏孤死弟利鹿孤嗣偽位徙西平○燕陷廣固

殺幽州刺史辟閭渾遂都之

通鑑曰南燕王德使人說刺史辟閭渾不從遂遣北地王鍾帥步騎繫之德進據琅邪徐克之民歸附者十餘萬渤海太守封孚燕舊臣也聞德至出降德大喜曰孤得青州不為喜喜得卿耳遂委以機密渾守廣固其下多出降渾俱奔魏德追斬之渾子道秀自詣德請與父俱死德曰父雖不忠而子能孝持赦之

九月燕遼西太守李朗謀叛其主盛討誅之

通鑑曰朗在郡十年威行境內盛疑之累徵不赴朗亦以家在龍城未敢顯叛陰召魏兵許以郡降事覺盛戒朗族遣將軍李旱討之旱既行急召而復遣之朗聞其家被誅擁二千餘戶以自固及聞旱還謂有內變不復設備留其子守令支自迎魏師于北平旱襲克令支追朗斬之

秦姚興自降稱秦王

通鑑曰以災異屢見降號稱王詔郡臣鄉士將牧守宰各降一等存問孤貧舉拔賢俊簡省法令清察獄訟守令有政迹者賞之貪殘者誅之遠近肅然

冬十月秦陷晉洛陽

通鑑曰秦寇洛陽辛恭靖固守百餘日魏救未至秦兵拔洛陽獲之恭靖見秦王與不拜曰吾不為莽賊臣與囚之恭靖逃歸淮漢以此多降于秦

妖賊孫恩寇陷會稽殺內史王凝之晉遣徐州刺史謝琰

及劉牢之討破之以琰為會稽太守

通鑑曰會稽世子元顯性苛刻生殺任意發東土諸郡免奴為客者置京師以乞兵役東土囂然恩因民心騷動自海島攻會稽疑之世奉天師道官屬請討恩疑之曰我已請大道借鬼兵守諸津要不足憂也恩遂陷會

稽殺疑之於是八郡之人一時起兵殺長吏以應恩旬日中衆數十萬時三吳承平日久民不習戰郡縣兵皆望風奔潰恩據會稽自稱征東將軍號其黨曰長生人醢諸縣令以食其妻子不食則友解之所過焚掠刊木埋井表道子及元顥之罪請誅之自晉主即位以來內外乖異石頭以南皆為荆江所據以西皆豫州所專京口及江北皆劉牢之及高雅之所制朝政所行三吳而已及恩作亂八郡皆為恩有歲內盜賊蠡起恩黨亦有潛伏在建康者於是內外戒嚴加道子黃鉞元顥領中軍將軍命徐州刺史謝琰討之牢之亦發兵討恩拜表輔行琰繫斬義吳郡群盜與牢之轉鬪而前所向輔克琰留屯烏程遣高素助牢之進臨浙江詔以牢之都督吳郡諸軍事初彭城劉裕生而母死父翹僑居京口家貧將棄之從母往救而乳之及長勇健有大志僅識文字以賣履為業好擣菹為鄉閭所賊至是牢之引參軍事使將數十人規賊遇賊數千人即迎擊之從者皆死裕墜岸下賊臨岸欲下裕奮長刀仰斫殺數人乃得登岸仍大呼逐之殺傷甚衆劉敬宣怪裕久不返引兵

尋之見裕獨驅數千人咸共嘆息因進擊賊大破之恩驅男女二十餘萬口東走多棄寶物子女於道官軍執取之恩由是得脫復逃入海島朝廷憂恩復其又取之以琰為會稽太守都督五郡軍事戍海浦

### 晉以元顥錄尚書事

通鑑曰時謂道子為東錄元顥為西錄西府車騎填奏東第門可張羅元顥所親信率皆佞諛諷禮官立議公卿以下見者皆拜時國用虛竭公卿日廩七升而顥聚斂不已富踰帝室

### 晉桓玄舉兵攻江陵殺殷仲堪楊佺期

通鑑曰仲堪恐玄跋扈乃與佺期結婚為援佺期屢欲攻玄仲堪止之玄恐終為殷揚所滅乃求廣其所統執政亦欲構使乖離乃加玄都督荊州四郡軍事又以玄兄偉代佺期兄廣為南蠻校尉佺期忿其欲與仲堪共襲玄仲堪多疑少決苦禁止之參軍羅企生謂其弟遵生曰殷侯仁而無斷必及於難吾蒙知遇義不可去必

將死之是歲荊州大水仲堪竭倉廩賑飢民玄欲乘其  
虛代之先遣兵襲取巴陵積穀食之江陵乏食仲堪佯  
期自救佯期曰江陵無食可來相就共守襄陽仲堪給  
之曰比來救集已有諸矣佯期師兵八千至江陵知其  
大怒曰今茲敗矣遂擊玄大敗單騎奔還仲堪亦奔鄖  
城玄遣將軍馮該追獲皆殺之仲堪奉天師道禱請鬼  
神不吝財賄而嗇於同急好為小惠以悅人病者自為  
診脉分藥用計倚伏煩密而短於鑒畧故至於敗仲堪  
之去也惟羅企主從之路經家門遵生牽之曰家有老  
母去將何之企主揮淚曰今日之事我必死之汝等奉  
養不失子道一門之中有忠與孝亦復何恨遵生抱之  
愈急遂不得去及玄至荊州人士無不詣玄者企生獨  
不往而營理仲堪家事玄收之問欲何言企生曰從公  
乞一弟以養老母玄乃殺企生而赦其弟尹氏曰玄何  
以不善及所攻者江陵也仲堪佯期何以不書誅玄不  
得而誅之也然則予之乎曰玄書舉兵則見其反叛之  
實安有天子在上而人臣擅自舉兵者哉仲堪佯期不  
書官則見其有罪之實安有方鎮大臣無故為人所殺

哉要亦各致其責而已此輕重之權衡也按王疑之殷  
仲堪皆崇信天師之術而會稽之陷鄖城之奔竟不能  
免以至見殺之感於鬼神邪說  
而不脩人事者亦可以鑒矣

### 涼呂光死子紹嗣庶兄纂殺而代之

通鑑曰光疾甚立紹為天王自號太上皇以纂為太尉  
弘為司徒謂紹曰吾沒之後使纂統六軍弘管朝政汝  
恭已無為委重二兄庶幾可濟若內相猜忌則蕭牆之  
變至矣又謂纂弘曰求業才非撥亂直以立嫡有常猥  
君元首汝兄弟輯睦則祚流萬世若自相圖則禍不旋  
踵纂弘泣曰不敢及光卒光弟子超謂紹曰纂為將積  
年威震內外臨喪不衰步高視遠必有異志宜早除之  
紹曰先帝言猶在耳素柰何棄之縱其圖我我視死如婦  
終不忍有此意也弘謂纂曰主上闇弱未堪多難兄宜  
為社稷計不可徇小節也纂弘於是夜率壯士攻廣夏  
門纂入升殿紹自殺超奔廣武纂憚弘兵強以位  
讓之弘不受纂乃即位以弘為大都督錄尚書事



晉 隆安四年○南燕建平南凉利鹿孤建和春正月燕西凉李嵩高庚子並元年大小凡八借国

慕容盛貶號為庶人天王○西秦乞伏國仁徙苑川○二

月有星孛于奎娄進至紫微○燕慕容盛龍衣高駒

### 麗接二城

通鑑曰高句麗王安事燕禮慢燕主盛自將兵二萬龍衣之接新城南蘇開境七百餘里

### 三月彗星見于紫微○魏拓跋珪立慕容氏為后

通鑑曰初魏主珪納劉頭脊之女寵冠後庭生子嗣及克中山獲燕主寶之幼女珪立皇后用其国故事鑄金人以下之慕容氏所鑄成遂立為后

### 晉以桓玄都督荆江八州軍事荆州刺史

通鑑曰玄既克荆雍表求領荆江詔以玄都督荆司等七州軍事領荆州刺史玄固求江州乃加督八州領二州刺史玄輒以兄偉為雍州刺史朝廷不能違

### 凉吕弘作亂凉王纂殺之

通鑑曰纂忌弘功高地逼弘亦自疑遂以東苑兵作亂纂遣兵擊之弘衆潰出走纂兵大掠悉以東苑婦女賞軍弘妻子亦在其中房豸曰雖弘自取夷滅亦由陛下少恩當省己責躬以謝百姓乃更縱掠士女百姓何罪且弘妻女陛下之弟婦姪女也奈何使無賴小人辱為婢妾乎纂改容謝之召弘妻子置東宮厚撫之弘將奔南凉道過廣武吕方見而執之送獄纂遣人殺之

### 北凉段業以李嵩為敦煌太守

通鑑曰初隴西李嵩好文學有令名孟敏為沙州刺史以嵩為效穀令敏率治中索僊等以嵩温毅有惠政推

為敦煌太守請於段業業因授之將軍索嗣謂業曰曷不可使處敦煌業以嗣代曷使帥五百騎之官曷遣同母弟宋繇逆擊之詞敗走還曷表業請誅嗣業乃殺之

夏四月地震○五月孫恩復寇會稽太守謝琰敗死恩轉寇臨海遣兵討之不克

通鑑曰琰鎮會稽不能緩懷又不能為武備諸將諫曰賊近在海浦伺人形便宜則具自新之路琰不聽既而恩寇淡口入餘姚破上虞乘勝徑至會稽琰戰敗為帳下所殺恩轉寇臨海朝廷大震遣將軍桓石才等拒之為恩所敗

六月朔日食○秋七月秦姚興攻乞伏乾歸乾歸戰敗奔南涼禿髮利鹿孤遂降于姚興

通鑑曰後秦遣姚碩德伐西秦西秦王乾歸遣兵屯守秦軍樵路絕秦王與潛引兵救之乾歸聞之自將輕騎數千候秦軍會大風昏霧與中軍相失入於外軍戰敗走歸其衆皆降興進軍抱罕乾歸奔金城將復西走乃與諸將大哭而別遂奔允吾乞伏於南涼南涼王利鹿孤待以上賓秦兵既退南羌梁弋苻密招乾歸乾歸將應之或以自利鹿孤乾歸懼為所殺南奔抱罕遂降于秦

九月地震○冬十一月晉遣劉牢之討孫恩走之

通鑑曰牢之討恩恩走入海牢之東屯上虞使劉裕戍句章吳國內史袁崧築滄瀆壘以備之

晉以元顛都督揚豫等十六州軍事○李嵩自稱涼公是為西涼居敦煌

通鑑曰北涼晉昌太守唐瑤叛移檄六郡推嵩為涼州刺史涼公嵩遣宋瑤東伐涼具并擊玉門以西諸城皆

下之是為西京

十二月有星孛于天津○晉司馬元顛殺吏部尚書車胤

御史中丞江續

通鑑曰元顛以星變解錄尚書事復加尚書令胤元顛驕姿白道子請禁抑之元顛問道子曰車武子屏人言及何事道子怒曰爾欲幽我不令與朝士語邪元顛出謂其徒曰胤問我父子胤俱自殺魏太史屢奏天文乖亂魏主珪自覽占書云當改王易政珪乃下詔風厲辟下以帝王繼統皆有天命不可妄干又數變易官名欲以厭塞災異葉適曰元顛一日以私意擢殺二大臣晉安得不亡

魏拓跋珪置僊人博士

通鑑曰儀曹冀董謐獻服餌仙經珪置僊人博士立仙坊煮煉百藥成令死罪者試服之不驗而方求不已尹

氏曰魏前日置五經博士是也今乃置仙人博士此何義哉且仙者徒有其名而已而乃置官以領之則其繆妄不言可知書以譏之宜矣劉氏曰仙人博士何方士也魏主卒以寒食散誤故特書譏之

魏拓跋珪殺其左將軍李粟

通鑑曰魏王珪常以燕主垂諸子分據勢要使權柄下移遂至敗亡深井之博士公孫表希旨上韓非書勸珪以法制御下粟性簡慢對珪踈放不肅咳唾任情珪積其宿過誅之部下皆震栗

南燕慕容德僭號更名曰備德

通鑑曰備德當問郡臣朕可方古何主鞠仲曰陛下中興聖主少康光武之儔也備德賜仲帛千匹仲以多辭備德曰卿知調朕朕不知調卿邪韓範進曰今日之論君臣俱失備德大悅賜範絹五十匹

隆安五年○燕慕容熙光始涼王呂春正月南涼禿

丑辛

晉

隆神鼎北京沮渠蒙遜永安並元年

春正月南涼禿

髮利鹿孤置都督中外錄尚書官

通鑑曰南京王利鹿孤欲稱帝將軍輸勿崙曰吾國被髮左衽無冠帶之飾逐水草遷徙無城郭室廬故能雄視沙漠抗衡中夏今舉大號誠順民心然建都立邑難以避患儲畜倉庫啓敵人心不如處晉民於城郭勸課農桑以供資儲帥國人以習戰射鄰國弱則乘之強則避之此長久之策也且虛名無實徒為世之質的將安用之利鹿孤乃更稱河西王以其弟得擅都督中外錄尚書事

二月孫恩寇晉句章劉牢之擊走之○秦姚興使乞伏

乾歸還鎮苑川○凉呂超誅呂纂而以其兄隆代之纂妻

楊氏自殺

通鑑曰纂嗜酒好獵太常楊穎諫之不悅超守番禾擅擊鮮卑思盤纂命超及思盤朝超懼至姑臧深自結於

殿中監杜尚纂見超責之曰卿恃兄弟桓桓乃敢欺吾要當斬卿天下乃定然實無意殺之也因引超思盤及群臣宴於內殿超兄隆教勸纂酒纂醉超取劍擊殺之超讓位於隆隆遂即位以超都督中外錄尚書事纂后楊氏命禁兵討超杜尚止之皆捨仗不戰后將出宮超恐其挾珍寶命索之而后曰爾兄弟不義手刃相屠我且夕死人安用室為超問璽所在曰已毀之矣后有美色超將納之謂其父桓曰后若自殺禍及卿宗桓以告后后曰文人賣女與氏以圖富貴一之謂甚其可再乎遂自殺桓奔河西劉氏曰秦后毛氏書死之此其書自殺何毛氏死難書死之宜也呂纂之弑楊氏非有決死之心不為呂超所逼未必自殺其與死難者固異矣書曰自殺權衡之辭也

三月衆星西流歷太微○孫恩寇海鹽劉牢之參軍劉裕

討破之

通鑑曰恩北趨海鹽裕適而拒之城城中兵少裕夜偃旗  
匿衆明晨開門使羸疾救之登城賊遙問裕所在曰夜  
已走矣賊爭入城裕奮擊大破之恩  
乃進向滬濱裕復追之不利引歸

### 南凉秃髮利鹿孤擊凉吕隆徙其民二千戶以歸

通鑑曰其後南凉王利鹿孤命邵臣極言得失從事史  
嵩曰陛下命將出征往無不捷然不以緩寧為先唯以  
徙民為務民安土重遷故多離叛此所以  
斬將奪旗而地不加廣也利鹿孤善之

### 夏五月北凉沮渠蒙遜弑段業自稱張掖公

亦號北凉

通鑑曰北凉王業俾蒙遜勇畧蒙遜亦深自晦匿張掖  
太守馬權素寡家雋為業所親重意輕蒙遜蒙遜譖而殺  
之謂其兄男成曰段公非撥亂之主向所俾者馬權今  
權已死欲除之而奉兄何如男成曰人親信我圖之不  
祥蒙遜約男成欲為亂以求祭蘭門山為驗至期果然  
業收男成賜死男成曰蒙遜先與臣謀友臣以兄弟之

故隱而不言今約臣祭山而反誣臣其意欲王之殺臣  
也業不聽殺之蒙遜泣告衆曰段王無故殺吾兄諸君  
能為報仇乎男成素得衆心衆皆憤怒爭奮羗胡多起  
兵應之業遣田昂使討蒙遜昂以衆降業軍遂潰蒙遜  
入張掖業謂曰願乞餘命東還與妻子相見蒙遜斬之  
業儒素長者無他權畧威禁不行郡下擅命尤信上筮  
巫覡故  
至於敗

### 孫恩陷晉扈瀆殺吳國內史袁崧○六月孫恩寇晉丹徒

### 劉裕擊破之恩比走陷廣陵

通鑑曰恩浮海奄至斤徒戰七十餘萬樓船千餘艘建  
康震駭內外戒嚴劉牢之使裕自海鹽入援裕兵不滿  
千人倍道兼行與恩俱至丹徒守軍莫有鬪志恩帥衆  
登蒜山居民皆向擔而立裕師所須奔擊太破之恩狼  
狽得還船然恩猶恃衆復整兵向京師譙王尚之帥  
精銳馳至恩樓船高大沂風不得疾行數日乃至白石

聞尚之在建康牢之至新洲乃浮海北走郁洲文陷廣  
陵桓玄厲兵討卒伺朝廷之際聞恩逼京師廷牙聚眾  
請討之後將軍元顛太俱會  
恩退以詔書止之玄乃解嚴

秋七月魏徇許昌東至彭城○秦攻涼大破之西涼南涼  
北涼皆遣使入貢於秦

通鑑曰涼王隆多殺豪望人不自保魏安人焦朗使人  
說後秦姚頌德曰呂氏兄弟相賊政亂民飢乘其篡奪  
之際取之易於反掌不可失也頌德以告其主兵而從  
之自金城濟河直超姑威隆遣呂超等逆戰頌德大破  
之隆嬰城固守於是西涼公嵩河西王利鹿孤張掖公  
蒙遜各遣使奉表入貢於秦且聞揚拒之賢而徵之刑  
鹿孤不敢  
敢焉

八月晉以劉裕為下邳太守討孫恩於郁洲大破之○燕

段璣弒其君盛其母丁氏立盛叔父熙討璣珠之

通鑑曰燕王盛徵其父寶以懦弱失國自矜聰察多所  
猜忌郡臣有織芥之嫌皆先事誅之人不自保初段太  
后兄之子璣為反者段登珪所連及出奔遼西復還歸  
罪盛赦之使尚公主入直內殿至是作亂盛師衆出戰  
被傷而卒時衆望在盛弟平原公元而河間公熙素得  
幸于丁氏乃廢太子定迎熙入宮即位捕璣等夷三族  
元定皆  
賜死

九月涼呂隆遣使降于秦

通鑑曰姚頌德圍姑臧累月撫納夷夏分置守宰節食  
聚粟為持又計呂超謂隆曰今資儲內竭上下嗷嗷當  
卑詞以退敵若卜世未窮何憂舊業之不復若天命去  
矣亦可保全宗族隆乃遣使請降於秦頌德表隆為涼  
州刺史頌德軍令嚴整秋毫不  
犯祭先賢禮名士西士悅之

冬十一月劉裕討孫恩破之○涼呂隆兵攻魏安南凉利鹿孤兵救之

通鑑曰凉呂越攻焦朗於魏安朗請迎于南京利鹿孤遣將軍禪檀赴之比至越已退朗閉門拒之禪檀怒將攻之將軍俱延曰朗孤城無食今年不降後年自服何必多殺士卒以攻之若其不捷被必去從他國棄州境士民以資隣敵非計也不如以善言諭之禪檀乃與朗連和尋伐取之

晉桓玄表其兄偉鎮夏口刁暢鎮襄陽

通鑑曰桓玄表其兄偉為江州刺史鎮夏口司馬刁暢督八郡鎮襄陽遣其將馬該戍溢口自謂有晉國三分之二數使入上已符端欲以惑衆又致牋於道子三賊造近郊以風不得進食盡故去非力屈也昔國室死後王恭不乘此威入統朝政足見其心非侮於明公也而謂之不忠今之腹心誰有時望豈無佳勝自是不能信

之耳元顥見之大懼會武昌太守庾楷密使人自結於元顥請為內應元顥大喜於是大治水軍謀討玄

**晉** 髮僂檀弘昌元年 春正月晉詔狀桓玄罪以元顥為征討大都督討之

通鑑曰下詔罪狀玄以元顥為征討大都督加黃鉞劉牢之為前鋒譙王尚之為後部張法順謂元顥曰桓謙兄弟妄為上流耳目而牢之反覆萬一有變則禍敗立至可令牢之殺桓謙兄弟以示無貳若不受命當逆為其所元顥曰今非牢之無以敵玄且始事而誅大將人情不安又以桓冲有遺愛於荆土而謙其子也乃除謙荆州刺史以結西人之心

柔然據漠北自稱可汗

通鑑曰初魏主珪遣賀狄干獻馬求昏於秦秦王與聞魏已立慕容后止狄干而絕其昏由是魏與秦始有隙

攻其屬國沒亦干黜弗素古延柔然社崙方睦於秦遣  
將救之與魏戰大敗遠遁漠比奪高車之地而居之遂  
吞并諸部士馬繁盛雄于北方其地西至焉耆東接朝  
鮮南臨大漠旁側小國皆羈屬焉自號豆代可汗始立  
約束以千人為軍軍有將百人為幢幢有帥攻  
戰先登者賜以虜獲畏儒者以石擊其首殺之

### 南京秃髮利鹿孤兵攻顯美克之

通鑑曰南京王傅檀克顯美執太守孟禕釋之欲以為  
左司馬禕辭曰禕為人守城不能全復忝顯任於心竊  
所未安若蒙明公之惠使得得就戮  
姑臧死且不朽傳檀義而遺之

### 晉桓玄舉兵反

通鑑曰東土遭孫恩之亂霜運不繼玄又禁斷江路商  
旅俱絕公私匱乏以桴楫給士卒玄謂朝廷多虞未暇  
討已及聞大軍將發乃大驚欲完聚保丘陵長史卞範  
之曰明公威振遠近元顯曰尚乳臭劉牢之大失物情

若兵臨近畿示以禍福土崩之勢可翹足而待何有延  
敵入竟自取窮蹙乎玄從之留桓偉守江陵杭表傳檄  
罪狀元顯舉兵東下元顯太惧下船而不廢劉氏曰書  
討書拒桓也此書及何討玄之師未至而玄兵先至姑  
孰元顯退遯  
之罪可勝誅哉

### 二月魏兵龍祭沒奕干奔秦

通鑑曰魏常山王遵守帥兵襲沒奕干秦至高平沒奕  
干棄其部衆帥數千騎與劉勃勃奔秦州魏軍盡獲其  
府庫蓄積馬四萬餘匹徙其民於  
代都復遣兵侵河東長安大震

### 秦姚興立子泓為太子

通鑑曰泓孝友寬和喜文學善談詠而懦弱  
多病且欲以為嗣而狐疑不決父乃立之

### 北凉沮渠蒙遜攻凉姑臧不克



通鑑曰姑臧大飢餓死者十萬餘口城門晝閉樵采路絕沮渠蒙遜引兵攻之涼王隆擊破其軍蒙遜請盟留穀萬餘斛遣之

晉桓玄兵至姑孰三月劉牢之叛晉附於玄元顛軍潰玄入建康自為太尉總百揆殺元顛等以牢之為會稽內史牢之自殺

通鑑曰桓玄發江陵慮事不捷常為西還計及過尋陽甚喜晉遣齊王柔之以駟虞幡止之為玄所殺玄至歷陽襄城太守司馬休之敗走譙王尚之衆潰玄捕獲之劉牢之素惡元顛又慮攻高不為所容自持才武擁強兵欲假玄以除執政復伺玄隙而自取之參軍劉裕請牢之不許玄使牢之族舅何穆之說牢之牢之遂與玄通東海何無忌牢之甥也與劉裕極諫不聽其子敬宣又諫牢之怒曰吾豈不知今日取玄如反手但平玄之

後令我柰驃騎何遂遣敬宣詣玄請降玄陰欲誅牢之乃厚待敬宣以安悅其意而敬宣不覺也元顛將發開玄以至新亭乘船退軍二日復出陳於宣陽門外軍中相驚言玄已至南楸元顛遂引兵欲還宮玄遣人投勿隨後大呼曰放仗軍人皆奔潰元顛走入東府玄遣人收縛數之元顛曰為法順所誤耳玄入京師自為丞相總百揆都督中外錄尚書事斬元顛尚之庾楷張法順以劉牢之為會稽內史牢之曰始爾便奪我兵禍其至矣敬宣勸牢之襲玄牢之猶豫告劉裕曰今當北就高雅之於廣陵舉兵以匡社稷卿能從我乎裕曰將軍以勁卒數萬望風降服彼新得志朝野人情皆已去矣廣陵可得至耶退謂何無忌曰吾觀鎮北必不免卿可隨我還京口玄若守匡節當與卿事之不然當與卿圖之於是牢之大集將佐議討玄參軍劉襲曰事之不可者莫大於反將軍往年及王允州近日反司馬即君今復反拒公一人二反何以自立語畢趨出佐吏多散走牢之懼北走新洲縊死尹氏曰前日王恭書反故牢之無嫌於執之以降今日桓玄書反是亦前日之王恭也牢

之不惟不能討玄而誅之乃為其所休反附於玄故綱  
目書叛以正其誅夫小人反覆本不足道也特書法之  
間不可以不嚴耳○桓玄隆安二年已與王恭同反陷  
江州時玄尚未有所統朝廷既不能討乃就用為刺史  
未幾又加都督四郡反欲仗玄以制殷揚二人既戮玄  
遂都督荆江八州非復前日之玄矣孫恩連年入寇玄  
幸晉朝顛覆以為已利又表桓偉鎮夏口刁暢鎮襄陽  
兇威既熾朝廷方誅討之玄遂舉兵肆逆誘牢之破官  
軍殺元顛自總百揆於是纂勢竟成不可復止然玄本  
斗宵之才初非其父温之比遭值晉室衰微得逞其欲  
追繼乃父凶德以成厥志綱目削去其官書反書討書  
入不以亂故不正其名然而時元顛任征討之責不  
戰而潰遂無一人抗拒其與王蘇之亂死即赴難者史  
不絕書大不作矣君子觀此又可以知晉氏之盛衰云  
妖賊孫恩寇臨海郡兵擊破之恩赴海死桓玄以恩黨  
盧循為永嘉太守

通鑑曰恩寇臨海太守辛景擊破之恩所慮三吳男女  
死亡殆盡恐為官軍所獲乃赴海死其黨從死者以百  
數謂之水仙餘衆數千人復推恩妹夫盧循為主循謀  
之曾孫也神采清秀雅有才藝少時沙門惠遠嘗鄙之  
謂曰君雖体涉風素而志存不軌如何桓玄欲撫安東  
土乃以循為永嘉太守循雖受命而寇暴不已劉氏曰  
書玄以何著再亂之由也王氏  
曰三吳今蘇潤湖三州是也

南凉秃髮利鹿孤死弟儁擅嗣始稱凉王徙居○三吳大

饑

通鑑曰三吳大飢戶口減半臨海永嘉  
殆盡富室皆衣羅紈懷金玉閉門餓死

柔然社論自號可汗

丘氏濬曰此北狄稱可汗之始前此拓跋之先雖有可  
汗之稱然皆追封者耳唐杜佑謂可汗之稱自枉輪始

夏四月玄出屯姑孰

通鑑曰玄辭錄尚書事出屯姑孰大政皆就諮焉小事則失於尚書令桓謙及卞範之自隆安以來人厭禍亂玄初至點奸佞擢僂賢京師欣然冀得少安既而奢豪縱逸陵侮朝廷裁損乘輿供奉晉主不免飢寒衆由是望失

五月盧循寇東陽劉裕擊走之○秦姚興攻魏敗績

通鑑曰王與大發諸軍遣義陽公平等將以伐魏與自將大軍繼之平公魏乾壁拔之魏主珪遣長孫肥為前鋒自將大軍繼後以禦之平遣驍將帥精騎二百覘魏軍肥逆擊盡禽之平退走珪追及於柴壁平嬰城固守魏軍圍文與將兵四萬救之將據天渡運糧以餽平魏博士李先曰兵法高者為敵所據深者為敵所囚今秦

皆犯之宜遣兵先據天度柴壁可不戰而取也珪命增築重圍平糧竭矢盡夜突圍不得出乃帥麾下赴水死餘衆二萬餘人皆斂手就禽與力不能救率軍動哭數遣使求和於魏珪不許乘勝進攻蒲坂會柔然謀伐魏乃引兵還

晉將軍司馬休之劉敬宣高雅之奔南涼慕容備德

通鑑曰玄殺吳與守高素將軍竺謙之及劉龍表等皆牢之北府傳將也襲凡軌邀休之敬宣雅之等共據山陽欲起兵攻玄不克而走將軍袁慶之劉壽等皆往從之壽等奔秦魏主初聞休之等來大喜後怪其不至令兗州求訪獲其從者聞之皆曰聞崔逞被殺故奔二國魏主深悔之自是士人有過頗見優容

燕慕容廆殺其太后丁氏

通鑑曰熙納符謨二女有寵丁后怨惠與兄子尚書信  
謀廢熙立章武公淵事覺熙逼太后令自殺併殺淵及  
信綱目書燕王熙殺其太后丁氏尹氏曰此何以不書  
弑丁既失身於熙故不得為君母然猶書太后者所以  
著熙墻茨之魏也

### 晉桓玄殺會稽王道子

通鑑曰玄使御史杜林防衛道子至安成林承玄肯醜殺之

### 北凉梁中庸叛奔西凉

通鑑曰北凉西郡太守梁中庸叛奔西凉西凉公嵩問  
曰我何如索嗣中庸曰未可量也嵩曰嗣才度若敵我  
者我何能於千里之外以長繩絞其頸耶中庸曰智有  
短長命有成敗若以身死為負計行為勝則公孫瓚豈  
賢於劉虞耶嵩默然

秦姚興遣使授南凉停檀北凉蒙遜西凉李暠官爵

卯癸

晉元興二年○是歲凉  
亡大小凡七僭国

春二月晉建武將軍劉裕擊盧

循黨徒道覆於東陽破走之

通鑑曰道覆循之妹夫也循使之  
之寇東陽裕率兵擊道覆破之

晉桓玄自為大將軍

通鑑曰玄上表請率諸軍平關洛而誡朝廷不許乃云  
奉詔故止玄初欲飭裝先命作輕舸載服玩書畫或問  
其故對曰兵凶戰危脫有意  
外當使輕而易運衆皆笑之

夏四月朔日食○南凉慕容德遣使隱覈陰戶

通鑑曰南燕王儵德優遷徙之民使之長復不役民緣  
此迭相陰冒或百室合戶或千丁共籍以避課役尚書

韓諱請加隱覈備德從之使諱  
巡行郡縣得蔭戶五萬八千

### 五月燕慕容熙作龍騰苑

通鑑曰燕王熙作龍騰苑方十餘里役徒二萬人  
築景雲山於苑內基廣五百步峯高十七丈

### 秋七月魏拓跋珪殺其平原太守和跋

通鑑曰跋奢豪喜名魏主珪惡而殺之使其弟毘等就  
與跋跋曰灑北土瘠可遷水南勉為生計毘等諭其意  
逃入秦魏主怒滅其家將軍鄧淵弟暉與跋善諧之  
曰毘之出亡暉實送之魏主疑淵知其謀賜淵死

### 秦姚興徵呂隆為散騎常侍以王尚為涼州刺史

是歲涼  
亡三十

年九

通鑑曰南北涼互出兵攻隆秦之謀臣謂秦主興曰隆  
今凱窘尚能自支若將來豐贍終不為吾有不如因其

危而取之興乃徵呂超入侍遣齊難師兵迎之隆素車  
白馬迎于道旁難以司馬王尚行涼州刺史鎮姑臧徙  
隆宗族及民萬戶於長安興以隆為散騎  
常侍超為安定守郭麇奔晉秦人追殺之

### 晉劉裕追盧循至晉安破之

通鑑曰何無忌者詣裕勸於山陰起兵討桓玄裕謀於  
土豪孔靖靖曰山陰去都道遠率事難成不如待玄篡  
位於京口圖  
之裕從之

### 九月晉桓玄自為相國封楚王加九錫

通鑑曰殷仲文卜範之勸玄早受禪晉朝冊命玄為相  
國總百揆封楚王加九錫楚國置丞相以下官桓謙私  
問劉裕曰楚王勲德隆重咸謂宜有揖讓卿以為如何  
裕曰楚王勲德蓋世晉室民望久移乘運禪伐有何不  
可謙即喜曰卿  
謂之可耳可耳

南燕慕容儁德講武城西

通鑑曰高雅之表南燕主儁德請伐玄曰縱未能廓清吳會亦可收江北之地韓範亦上疏曰晉室衰亂我馬單弱重以桓玄悖逆上下離心拓地定功正在今日失時不取波之豪傑誅滅桓玄更脩德政則無望矣儁德因講武城西步卒三十七萬人騎五萬三千匹車萬七千乘公卿皆以玄新得志未可圖乃止

冬十一月晉桓玄篡位廢晉主為平固王遷於尋陽

通鑑曰玄表請歸藩使帝作手詔固留之詐言錢塘臨平湖開江州甘露降使百僚集賀為已受命之符至是下範之為禪詔逼帝書之遣司徒王謐禪位於楚出居永安宮百官詣姑孰勸進玄築壇於九井山北即帝位改元永始封帝為永固王遷於尋陽玄入建康宮登御座而床忽陷群下失色殷仲文曰將由聖德深厚地不能載玄大悅玄性苛細好自矜伐主者奏事或一字片辭之謬必加糾擿以示聰明或手止直官或自用令史

詔令紛紜有司奉答不暇而綱紀不治奏案停積不能知也又好遊獵更繕宮室朝野騷然思亂者衆尹氏曰玄矯稱符命文飾奸大類王莽然綱目書其自為相國加九錫稱帝廢遷之類與歷代無異何哉玄固無成之

晉益州刺史毛璩起兵討玄

通鑑曰玄遣使加璩左將軍璩不受命傳檄列玄罪狀進屯白帝劉氏曰書起兵予倡義也故綱目特書之

魏拓跋珪初制冠服

通鑑曰魏始命有司制冠服以品秩為差然法度草創多不稽古

春正月晉主居尋陽○庚寅夜江水

暴漲入石頭漂殺人○二月劉裕起兵討玄玄使弟謙拒

之

通鑑曰劉裕從徐兗刺史桓脩入朝玄謂王謐曰裕風骨不常蓋人傑也每遊集必引接殷勤贈賜甚厚玄妻劉氏亦謂玄曰裕龍行虎步視瞻不凡恐終不為人下不如早除之玄曰我方平蕩中原非裕莫可用者侯閔河平定別議之耳玄桓弘鎮廣陵才達鎮歷陽裕與何無忌同舟還京口密謀與復劉邁弟毅家於京口亦與無忌謀之無忌曰桓氏強盛其可圖乎毅曰天下自有強弱苟為失道雖強易弱無忌曰草澤之中非無英雄也毅曰所見惟有劉下邳無忌笑而不荅還以告裕遂與定謀於是裕毅無忌孟昶及裕弟道規諸葛長民等相與合謀起兵無忌夜草檄文其母密窺之泣曰吾不及東海呂母明矣汝能如此吾復何恨裕托遊獵收徒衆得百餘人詰旦京口門開無忌著便服稱敕使居前徒衆隨之入斬桓脩以徇裕問無忌曰吾亦識之即馳簿何由得之無忌曰無過劉道民裕曰吾亦識之即馳信召焉時穆之聞京口譟諫声晨起出陌頭厲與信會

直視不信者久之即往見裕裕曰今奉大義須一軍吏甚急卿謂誰堪其選穆之曰倉猝之際畧當無見踰者裕笑曰卿能自屈吾事濟矣即署主簿孟昶與劉毅劉道規帥壯士數十人斬桓弘因收衆濟江衆推裕為盟主總督徐州事以昶為長史守京口裕帥二州之衆千七百人軍于竹里移檄遠近玄加桓謙征討都督謙等請亟遣兵擊裕玄曰不如屯大衆於覆州山以拒之彼空行二百里無所得銳氣已挫我按兵堅陣勿與交鋒彼求戰不得自然散走此策之上也謙等固請乃遣吳甫之皇甫敷相繼北上玄憂懼特甚或曰裕等烏合微弱勢必不成何慮之深玄曰劉裕足為一世之雄劉毅家無擔石之儲而擄捕一擲百萬何無忌酷似其舅共舉大事何謂無成甫之玄驍將也馮氏曰酷似其舅舅謂劉牢之也

### 南京秃髮傳檀去年號罷尚書官

通鑑曰傳檀畏秦之強乃去年號罷尚書丞郎官遣參軍閔尚使于秦秦王與曰車騎獻款稱藩而檀造大城

豈為臣之道乎尚曰車騎僻在遐藩密  
邇勅敵蓋為國家重門之防耳具善之

三月晉劉裕及桓謙戰于覆舟山大破之玄出走裕立留  
臺於石頭

通鑑曰三月朔裕軍與吳甫之遇於江乘斬之至羅落  
橋皇甫敷帥數千人逆戰又斬之玄使桓謙屯東陵下  
範之屯覆舟山西合眾二萬明日裕軍食畢悉棄餘糧  
數道並前裕與劉毅身先士卒進突其陳將士皆殊死  
戰因風縱火謙等大潰玄先使殷仲文具舟至是遂將  
其子昇鞭馬趣石頭浮江南走經日不食悲不自勝裕  
入建康明日徙屯石頭城立留臺百官焚桓温神主迎  
晉新主納于太庙遣諸將追玄尚書王嘏帥百官奉迎  
乘輿誅玄宗於建康者使臧熹入宮收圖籍器物封  
閉府庫諸大處分皆委於劉穆之倉猝立定無不允愜  
裕遂托以腹心時晉政寬弛綱紀不立豪族陵縱小民  
窮蹙穆之斟酌時宜隨方矯正裕以身範物先以威禁

內外肅然裕初名微位簿輕以無行盛流皆不與相知  
惟王謐獨奇貴之謂曰卿當為一代英雄裕嘗與刁逵  
擣捕不時輸直逵縛之馬柳以逵而代償由是裕憾  
逵而德謐及玄篡逆謐手解首主爾綬以授玄上賊眾  
謂宜誅謐裕特保全之蕭方曰夫蛟龍潛伏魚蝦襲之  
是以漢高赦雍齒曹操免梁鵠安可以布衣之嫌而成  
萬乘之隙也今王謐為公刁  
逵亡族酌恩報怨何其狹哉

令縣戶不滿百者罷之○晉桓玄至尋陽逼晉主德宗西  
上劉毅等帥兵追之

通鑑曰玄於道自作起居注叙討劉裕經畧奪無遺策  
諸軍遠節度以致奔敗專留士思著述不暇與郡下議事

晉劉裕推武陵王遵承制行事

通鑑曰裕稱受密詔以遵承制入居  
東宮內外畢敬選除稱制始稱令



晉劉敬宣司馬休之自南燕來歸

通鑑曰敬宣高雅之結青州大姓及鮮卑豪師謀殺南燕王備德推司馬休之為主謀泄南走南燕人追殺雅之敬宣休之至淮泗間聞桓玄敗遂來歸劉裕以敬宣為晉陵太守休之為荊州刺史尹氏曰敬宣休之出奔避桓玄也今而來歸則知義矣故書

夏四月晉玄挾晉主德宗入江陵

通鑑曰玄挾帝至江陵恐威令不行更峻刑罰衆益離怨

晉何無忌等及玄兵戰于桑落洲大破之得大廟

神主送建康

通鑑曰玄遣庾雅祖何澹之等守益口琅邪內史何無忌劉道規至桑落州澹之等逆戰澹之常所乘舫旗幟

長盛無忌曰賊帥必不居此欲詐我耳今衆寡不敵戰無全勝此舫戰士必弱我以勁兵攻之必得之得之則彼勢沮而我氣倍因而簿之破賊必矣遂攻得之因傳呼曰已得何澹之矣賊驚擾官軍亦以為然乘勝大破之遂克益口進據尋陽遣使奉送宗廟主祐還京師

晉玄挾晉主德宗東下

通鑑曰玄收集荊州兵會未三旬有衆二萬復帥諸軍挾帝東下使徐放說劉裕等散甲祿等不聽

晉以劉敬宣為荊州刺史○燕慕容熙起逍遙宮

通鑑曰燕王熙於龍騰苑起逍遙宮連房數百鑿金曲光海盛夏士卒不得休息暍死大半劉氏曰書起何峻宇也故以其臺觀之辭書之凡宮殿書起皆譏也

五月晉劉毅等及玄戰于崢嶸洲大破之玄復挾晉主德

宗入江陵寧州督護馮遷討玄誅之晉主復位

通鑑曰劉毅何無忌劉道規師衆自尋陽而上與玄遇於岷嶽洲毅等兵不滿萬人而玄戰士數萬衆禪欲退道規曰今若不進必為所衆夫決機兩陣將維者克不在衆也因麾衆先進毅等從之玄常漾舸於舫側以備敗走由是衆莫有鬪志毅等乘風縱火盡銳爭先玄衆大潰玄挾帝單舸西走留何后王后於巴陵殷仲因叛玄奉二后還建康玄與帝入江陵欲奔漢中而人情乖沮乃與腹心百餘人夜出更相殺害僅得至船左右奔散荆州別駕王康產奉帝入南郡府舍毛據之弟脩之為校尉誘玄入蜀玄從之會據弟寧州刺史璠卒毛據使兄孫祐之及參軍費恬帥數百人送其喪遇玄於枚曰洲迎擊之督護馮遷抽刀而前玄曰汝何人敢殺天子遷曰我殺天子之賊耳遂斬之乘輿反正于江陵以脩之為駙騎將軍大赦毅等傳送玄首梟于大桁

閏月晉桓振龍衣江陵陷之劉毅等進兵討之不克

通鑑曰毅等既戰勝以為大事已定不急追躡玄死幾一旬諸軍猶未至桓謙及振復聚衆襲江陵陷之振欲絀帝謙苦禁之乃止謙帥郡臣奉璽綬於侍御左右皆振腹心何無忌劉道規進攻謙於馬頭破之無忌欲直趨江陵道規曰兵法屈伸有時諸桓世居西楚群小皆為竭力振勇冠三軍難與爭鋒且可息兵養統徐以計縻之不憂不克無忌不從與振戰大敗退還尋陽

六月晉毛璩遣兵攻梁州誅玄所署刺史桓希○秋九月

魏拓跋珪改官制

通鑑曰魏主置六謁官準古六卿臨昭陽殿親加銓擇列爵四等王封大郡公封小郡侯封大縣伯封小縣其品第一至第四舊臣有功無爵者追封之又置散官五等其品第五至第九文官材能秀異武官堪為將帥者其品亦比第五至第九百官有闕則取於其中以補之其官名多倣上右龍官鳥官謂諸曹之使為鳧鴨取其

飛之迅疾也謂候官伺察者為白鷺取其延頸遠望也餘皆類此

冬十月晉盧循陷番禺徐道覆陷始興○燕慕容備

德死元子超嗣為位○晉劉毅等攻桓振諸城壘皆

克之

通鑑曰劉敬宣在尋陽聚糧繕舡未嘗無備故何無已心等雖敗退賴以復振進至夏口桓振遣馬該守東岸子孟山圖據魯山城桓僊客守偃日壘合衆萬人水陸相援毅等悉攻拔之擒山圖僊客該走石城

十一月魏拓跋珪命宗室州郡各置師

通鑑曰魏主命宗室置宗師八國置大師小師州郡亦各置師以辨宗黨奉才行如魏晉中正之職

燕慕容熙與其妻苻氏遊白鹿山

通鑑曰后苻護幼女也是行也士卒為虎狼所害及凍死者五千餘人劉氏曰凡書遊譏也與其後遊譏之譏也一統志云白鹿山在太原府孟縣北三十里嘗有白鹿遊此山因名

十二月晉劉毅等進克巴陵

通鑑曰毅號令嚴整所過百姓安說

(乙)晉 義熙元年○南燕慕容超 太上年西涼建初元年 春正月晉主在江陵○

晉劉毅等入江陵桓振亡走譙奔秦姚興

通鑑曰南陽太守魯宗之起兵襲襄陽桓蔚走江陵毅等軍至馬頭振挾帝出屯江津遣使求割荆江二州奉送天子毅等不許宗之進屯紀南振留桓譙與馮該守江陵引兵與宗之戰大破之而毅等亦擊破該與豫章口譙棄城走毅等入江陵執下範之斬之振衆潰乃逃於滇川詔大處分悉委冠軍將軍劉毅大赦改元惟桓

氏不原以桓冲肅忠王室特宥其孫胤徙新安以宗  
之為雍州刺史毛璩為征西將軍弟瑾為梁秦刺史璩  
為寧州刺史謙  
澹之等皆奔秦

### 燕慕容熙擊高句麗不克而還

通鑑曰燕王熙伐高句麗攻遼東城已陷熙命將士毋  
得先登俟剗平其城朕與皇后乘輦而入由自城中得  
嚴備卒不  
克而還

### 秦以鳩摩羅什為國師翻譯佛書

通鑑曰秦王苻以鳩摩羅什為國師奉之如神師群臣  
及沙門聽講又命羅什翻譯西域經論大營塔寺沙門坐  
禪者常以千數由是州郡化之事佛者十室而九尹氏  
曰自王道衰異端熾佛氏流入中國姚興以夷狄竊據  
土宇故羅什為所尊禮是以佛書皆出於其翻譯傳布  
甚廣夫六經火于嬴秦後世卒莫得其全佛書譯於姚

秦後世終莫得而泯人心好尚如此世變亦可知矣書  
以羅什為國師謂之國師則是舉國師之也吁可勝嘆  
哉立氏濬曰中國有梵夾書始盛於此嗚呼文字自蒼  
頡以來有所謂籀文篆隸行草其聲音文字三代以來  
未之有異也至是始有一種怪体殊音之製以亂我中  
國自結繩以來之書始作俑者漢明常也然是時止有  
四十二章之經截之官寺是後雖有胡僧安靜支懺康  
會等翻譯未甚傳布民間至是姚興始大集胡僧以華  
音譯番語自時厥後偽作日增無從質正遂至徧滿天  
下家傳而人誦之而中國之人虛矯者又剽竊老莊之  
緒餘以粉飾之遂至淪膚浹髓膠固深密而不可解散  
其猶可惡者竊我聖經之名名其邪為之作雖其以經  
為訓異乎經常之義然亦無忌憚矣嗚呼揆之名教其  
罪可勝誅哉劉氏曰侏離之書於是大布秦為之也故  
謹志之

### 西凉李暠遣使如晋上表

通鑑曰高自稱大將軍領秦涼二州牧遣黃始梁與間  
行奉表詣建康劉氏曰於是僭國無知尊正統者故特  
書嘉

## 二月晉主還建康

通鑑曰留其備法駕迎帝於江陵劉毅  
劉道規留屯夏口何無忌奉帝東還

## 晉益州參軍譙縱殺其刺史毛璩自稱成都王

通鑑曰初璩聞桓振陷江陵帥眾三萬順流東下將討  
之使其弟璩出外水譙縱出涪水蜀人不樂遠征逼縱  
為主璩聞變奔還成都遣兵討之不克營戶開門納縱  
殺璩及璩戚其家縱自稱成都王於是蜀大亂漢中空  
虛氏王楊盛遣兄子撫據之尹氏曰蜀人逼縱為主營  
戶殺璩而滅其家然綱目書縱殺其刺史毛璩自稱成  
都王何耶縱為屬椽坐視主將屠戮自當死於其難而  
乃委身從賊此固王法所必誅者前史載縱走投於水

及投地固辭之語分注此言棄而不錄夫既知其不義直  
當奮身而死安有為賊所擁尚可自免者哉書法如此  
原其實也後世有從賊下亂而以  
逼於不得已為解者可以觀矣

## 三月桓振復襲江陵將軍劉懷肅與戰誅之○晉主

## 至建康徐拜琅邪正德又武陵王遵劉裕以下有

差

通鑑曰帝至建康百官詣闕待罪詔令復職以德文為  
大司馬遵為太保劉裕為侍中車騎將軍都督中外諸  
軍事加裕尚書事裕  
皆不受而諸歸藩

## 晉以劉敬宣為宣城內史

通鑑曰初劉毅嘗為敬宣參軍時人或以雉傑許之敬  
宣曰非常之才自有調度此君外寬而內忌自伐而尚

人若一旦遭遇亦當以陵上取禍耳毅聞而恨之及敬  
宣為江州毅使人言於裕曰敬宣不預建義授郡已為  
過優聞為江州尤用駭惋以敬宣不  
自安請解職乃召還為宣城內史

夏四月晉以劉裕都督士六州軍事出鎮京口○晉

以賊黨盧循為廣州刺史

通鑑曰時朝廷新定未暇征討以循為廣州徐道覆為  
始與相循遣使貢獻因遣劉裕益智綜裕報以續命湯  
循之陷番禺也執刺史吳隱之至是裕與循書令遣隱  
之還循不從長史王誕曰孫伯符豈不敵留華子魚邪  
但以一境不容二  
君耳循乃遣之

燕王脩德封其兄子超為北海王

通鑑曰初南燕王脩德仕秦為張掖太守從秦王堅冠  
淮南留金刀與其母公孫氏別脩德與燕王庶女兵張

掖收脩德兄納及諸子皆殺之公孫氏以老獲免納妻  
段氏方娠未決獄掾呼延平脩德故吏也竊以逃羞中  
段氏生超十歲而公孫氏卒以金刀授超平又以超母  
子奔涼及呂隆降秦徙長安而平卒段氏為超娶其女  
超恐為秦所錄乃陽狂行乞脩德遣人往視之超不敢  
告其母妻潛變姓名逃歸脩德聞超至大喜遣騎迎之  
超以金刀獻脩德悲慟不自勝封  
超為北海王脩德無子欲以為嗣

五月晉劉毅何無忌討臧桓玄餘黨荆湘江豫皆平

通鑑曰玄餘黨苻宏等擁眾寇郡縣者以十數毅等分  
兵討臧之荆湘江豫皆平詔以毅為都督淮南五郡豫  
州刺史無忌都督江  
東五郡會稽內史

秋七月晉劉裕遣使求和於秦姚興得南鄉等十二

郡

通鑑曰裕遣使求和於秦因求南鄉諸郡與許之郡臣以為不可與曰天下之善一也劉裕拔起細微能討桓玄復晉室內釐庶政外脩封疆吾何惜數郡不以成其美乎遂以十二郡歸晉劉氏曰書得郡錄功也其書劉裕使何存中國也

### 九月南燕主佻德死兄子超嗣

通鑑曰汝水竭南燕主佻德得惡之俄而寢疾北海王超請禱之佻德曰人命在天非汝水所能制也疾篤召郡臣議立超為太子俄而地震君臣震恐是夕卒為十餘棺夜出四門潛瘞山谷超即位引所親公孫五樓之腹心故大臣北地王鍾段宏等皆求外補封孚諫曰臣聞親不處外羈不處內鍾宏出藩五樓內輔臣竊未安超不從鍾宏相謂曰黃犬之皮恐終補孤表也五樓聞而恨之

### 西涼李暠徙君酒泉

通鑑曰西涼公暠與長史張邈謀徙都酒泉以逼沮渠蒙遜暠手令戒諸子曰從政者當審慎賞罰勿任愛憎近中正遠佞諛勿使左右竊弄威福毀譽之來當研核真偽聽訟折獄必和顏任理填勿逆詐億必輕加聲色務廣咨詢勿自專用吾汝事五年雖未能息民然含垢匿瑕朝為寇讐夕委心膂粗無負於新舊事任公平坦然無類初不容懷有所損益計近則如不足經遠乃為有餘庶無愧於前人也

**晉**

義熙二年  
魏天賜三年

### 春正月魏增置刺史守令

通鑑曰魏諸州置三刺史郡置三太守縣置三令長功臣為州者皆徵還京師以爵歸第

### 燕慕容熙龍衣高句麗不克

通鑑曰燕王龍裝劫丹至陁北畏其衆欲還苻后不肯遂棄輜重輕兵龍衣高句麗士馬疲凍死者屬路夕陽公雲傷於矢且畏熙之震遂以疾去官

夏六月秦姚碩德自上邽還長安

通鑑曰秦隴西碩德自上邽入朝秦主與為之大赦及  
歸送至雍與事晉公緒及碩德皆如家人礼車馬服玩  
先奉二叔而自服其次國家大政皆咨而後行劉氏  
曰不書入朝書還所以成興不敢臣其叔父之美也

秦以秃髮俾檀為涼州刺史守姑臧

通鑑曰南京俾檀伐北涼還獻馬三千匹羊三萬口于  
秦秦王與以為忠以為涼州刺史鎮姑臧徵王尚還涼  
州人遣主簿胡威請留尚不許威見與流涕言曰臣州  
僻遠仗良牧仁政保全致令陛下柰何以臣等買馬羊  
乎若軍國須馬直煩尚書一符臣州三千餘戶朝下而  
不可辦也昔漢武傾天下資力開拓河西以斷匈奴右  
臂今無故棄五郡之地忠良華族以資暴虜豈惟臣州  
士民墜于塗炭恐方為聖朝肝食之憂與海之使人馳  
止尚則俾檀已軍五澗逼遣尚行矣別駕宗敬送尚還  
長安得檀曰吾得涼州三千餘家情之所寄惟卿一人

而已柰何給我去乎敬曰今送舊君所以忠於殿下也  
俾檀因問新政所宜敬曰惠撫其民牧用賢俊因薦本  
州名士十餘人俾檀嘉納之俾檀於宣政堂仰視嘆曰  
古人有言作者不居七者不作信矣孟禕曰昔張文王  
始為此堂於今百年十有二主矣惟履信思順者可以  
久處俾檀善之俾檀雖受秦爵命然其車服禮儀皆如  
王者

築壘南宮

通鑑曰魏主規度平城發八部男丁築壘南宮闕  
門高十餘丈穿溝池廣苑圍規立外城方二十里

秋八月晉劉裕遣將軍毛脩之討譙縱

通鑑曰裕遣龍驤將軍毛脩之將兵與益州刺史司馬  
榮期等共討縱榮期為其參軍楊承祖所殺脩之還白  
帝



燕主超猜虐其臣段宏奔魏拓跋珪慕容鍾奔秦姚興

通鑑曰南燕主超猜虐曰勝政出權倖盤於遊畋封乎韓諱屢諫不聽公孫五樓欲擅朝權諸北地王鍾於超請誅之鍾懼遂與段宏謀反不克乃出奔超好變更舊制又欲復內刑增置烹轅之法衆議不合而止劉氏曰於是鍾等謀反不書上奔君無道也

冬十月晉論建義功封賞劉裕等有差

通鑑曰劉裕為豫章郡公劉毅為南平郡公何無忌為安成郡公自餘封賞各有差

晉以孔安國為尚書左僕射○西秦乞伏乾歸如秦

（打）晉 義熙三年○燕高雲正始元年夏赫連春正月秦以

乞伏乾歸為主客尚書

通鑑曰秦王興以乾歸宴強難制留為主客尚書以其世子熾盤行西夷校尉監其部衆

閏二月晉劉裕殺東陽太守殷仲文及桓冲孫胤夷其族

通鑑曰仲文素有才望自謂宜當朝政出守東陽悒悒不樂何無忌素慕其名仲文許便道脩謁無忌喜飲連之而仲文失志恍惚遂不過府無忌以為薄已大怒會南燕入寇無忌謂裕曰桓胤與殷仲文及腹心之疾比虜不足憂也會裕府將駱水謀作亂伏誅裕因言水與仲文胤有謀皆族誅之尹氏曰義熙之初大赦惟桓氏不赦獨宥冲之孫胤以其忠於帝室所以勸事君者也今又誣而殺之則非義矣故不直書桓胤而必書曰桓冲孫胤以起義也裕自舉事以來去年遣毛脩之討誰縱今年殺仲文及胤綱目皆自裕書之則裕之專輒自行其無晉之心又自不言可知矣一賊仆一賊起可勝嘆哉

夏四月燕主熙妻苻氏死

通鑑曰燕主熙為其苻氏起承華殿負土北門與毅同價典軍杜靜極諫熙斬之苻氏嘗季夏思凍魚熙下有司切責不得斬之至是苻氏卒熙哭之絕而復蘇斬衰食粥命百官哭無淚者罪之又以嫂張氏為殉

五月大水○燕主熙廢其母后段氏○六月秦將赫連勃

勃自稱大夏天王

是為夏居統萬

通鑑曰勃勃魁岸美風儀性辯慧秦王與見而奇之與論大事寵遇踰於勳舊與弟邕曰勃勃不可近也與曰勃勃有濟世之才奈何逆忌之乃以為將軍使助沒奕干鎮高平伺魏間隙邕固爭乃止久之竟配以雜虜二萬餘落使鎮朔方勃勃怒與歸賀狄干干魏遂謀叛秦柔然獻馬於秦勃勃掠取之襲殺沒奕干而并其衆自謂夏后氏之苗裔稱大夏天王置百官

秋七月朔日食○燕高雲弒其主慕容熙自立為天

王

是歲後燕亡四世二十二年雲自立為北燕通鑑曰燕主熙葬其苻氏被髮徒跣步從二十餘里初將軍馮跋得罪於熙亡命山澤因民之怨欲舉大事潛入龍城匿於孫護家及熙出送葬跋與將軍張興等推熙養子雲為主師衆入宮授甲閉拒守熙馳還攻此門不克雲遂即位大赦改元報熙殺之復姓高氏以跋為都督中外諸軍錄尚書事

燕慕容超遣使稱藩獻太樂于秦冬秦遣其母妻

還之

通鑑曰南燕主超母妻猶在秦遣封愷使于秦以請之秦王與曰昔苻氏太衆諸伎悉入于燕燕今稱藩送伎或送吳口千人乃可得也超與郡臣議之段暉曰陛下嗣守社稷不宜以私親之故降尊號且太衆先代遺

音不可與也不知掠吳口與之張華曰侵掠鄰國兵連禍結非國家之福也陛下慈親在人掌握豈可靳惜虛名不為之屈乎乃使韓範聘于秦稱藩奉表秦使韋宗報聘張華請北面受詔封還曰大燕七聖重光奈何一旦為豎子屈節趙曰吾為大后屈願諸君勿復言遂北面受詔使華獻太樂伎一百二十人于秦秦乃還超母妻原其資禮遣之劉氏曰先書獻樂伎惡秦也若燕主則可與權矣綱目無譏焉

### 夏王勃勃破薛干等部降之遂進攻秦及南凉大破之

通鑑曰勃勃破鮮卑薛干等三部降其眾以萬數進攻秦三城以北諸戍斬秦將楊丕姚石生等諸將皆曰高平險固饒沃可以定都勃勃曰姚興一時之雄未可圖也今專固一城彼必併力於我亡可立待不如以駟騎風馳出其不意救前則擊後救後則擊前使彼疲於奔命我則將食自若不及十年嶺北河東盡為我有待與既死嗣子闇弱徐取長安在吾計中矣於是侵掠嶺北諸城與嘆曰吾不用黃兒之言以至於此勃勃求婚於

南凉僭檀不許勃勃帥騎二萬擊破之名臣勇尚死者什六七勃勃積屍而封之號曰髑髏塋

**中**義熙四年○南**春正月**晉劉裕自為揚州刺史錄尚

### 書事

通鑑曰王謐既卒劉毅等不欲裕入輔政議以謝混為揚州刺史或欲令裕於丹徒領揚州以內事付孟景遣皮沈以二議諮裕沈先見劉穆之具道朝議穆之密曰裕曰晉命已移公勲高位重豈得遂為守藩將邪劉孟與公俱起布衣立大義以取富貴力敵勢均終相吞噬揚州根本所繫豈可假人前者已授王謐事出權道今若復以他授便應受制於人一失權柄何由可得今但答以此事既大不可懸論便暫入朝共盡異同公至京邑彼必不敢越公更授人矣裕從之朝廷乃徵裕為待中揚州刺史錄尚書事裕解宛州以諸葛長民鎮丹徒劉道隣戍石頭尹氏曰按裕此行持以朝議未定自請入朝而朝廷因遂召裕授以是任而已今綱目書其自

為揚州刺史錄尚書事始與操丕昭師無異何歟裕是時雖未能專固然其志有所在故特設詭謀使晉朝不能捨已而授餘人是名非自為實則自為也况纂晉之禍實始於此特筆書之深得春秋誅心之法矣

### 南燕主超僭祀南郊

通鑑曰南燕主超祀南郊有獸如鼠而赤大如馬來至壇側須臾大風晝晦羽儀帷幄皆毀裂超懼以問太史令成公綏對曰陛下信用奸佞誅戮賢良賊歛煩多事役殷重之所致也超乃黜公孫五樓等尋復用之

### 夏四月晉尚書左僕射孔安國卒○五月譙縱稱藩于秦

通鑑曰縱請桓謙于秦欲與共擊劉裕秦王與以問謙謙因請行與曰小水不容巨魚若縱不力自足辦事亦不假君為羽翼矣遂遣之謙至成都虛懷引士縱疑之置於龍格使人守之馮氏曰成都秦之縣名屬蜀郡本春秋時蜀侯所理漢末益州治此

### 秦遣兵龍至南涼攻夏比日敗績

通鑑曰秦王與以僭擅內外多難欲因而取之使常宗往規之僭擅與宗論當世大畧縱橫無窮宗退嘆曰高才英器不必華夏明智敏識不必讀書吾乃今知九州之外五紘之表復自有人也歸謂與曰涼州雖蕪僭擅權譎過人未可圖也與曰劉勃勃以烏合之衆猶能破之况我舉天下之兵以加之乎宗曰形移勢變反覆萬端陵人者易敗戒慎者難攻僭擅敗於勃勃者輕之也今我以大軍臨之彼必懼而求全竊觀群臣才畧無僭擅比者雖以天威臨之未敢保其必勝也與不聽使其子廣平公弼將軍歛成帥步騎二萬龍至南涼僭射齊難帥騎三萬討勃勃弼長驅至姑臧僭嬰城固守出奇兵擊破之命郡縣悉散牛羊於野歛成縱兵鈔掠又擊敗之勃勃聞秦兵且至退保河曲齊難縱兵野掠勃勃者師襲破禽之及其將士萬三千人於是嶺北夷夏附勃勃者以萬數勃勃皆置守宰撫之尹氏曰秦無故與兵攻僭擅故自書曰襲勃勃以敗亡降虜事秦復叛故

書曰討一字之間固不苟也如此夫劉氏曰復書討何勃勃故秦臣也一秦兵也或書龍或書討綱目之書法嚴矣

### 晉遣將軍劉敬宣督毛脩之討譙縱不克引還

通鑑曰脩之擊斬楊承祖請討縱劉裕表敬宣帥衆五千伐之敬宣入岐轉戰而前軍至蕃虎去成都五百里秦遣兵救之縱亦悉衆拒峻相持六十餘日軍中饑疫死者大半乃引軍還敬宣坐免官裕降號中軍將軍劉氏曰自珠玄餘黨至是四年綱目凡書晉事無一不書劉裕者譏專也此亦裕表遣也其不書何咎裕也

### 冬十一月南涼主傉檀復稱王○南燕汝水竭

通鑑曰南燕汝水竭河凍皆合而澠水不冰南燕主超惡之問於李先對曰澠水無冰良由逼帶京城近日月也超大悅劉氏曰燕亡之祥也是故江水竭而西漢衰汝水竭而南燕亡綱目皆謹書之

**西晉**

義熙五年○魏拓跋嗣求囚燕馮跋太平西秦更始並元年新舊大小凡九僭國

春正月秦

### 封譙縱為蜀王○二月南燕兵寇掠晉宿豫

通鑑曰南燕主超正旦朝會郡臣嘆太樂不備議掠晉人以補伎韓諱曰先帝以舊京傾覆戢翼二齊陛下不養士息民伺釁恢復而更侵南鄰以廣讐敵可乎超口我計已定不與卿言遂遣公孫五樓兄歸將兵寇拔宿豫拔之大掠而去簡男女二千五百付太樂教之時五樓專總朝政宗親並居顯要內外無不憚之超又遣歸等寇淮南俘男女千餘人而去詔劉道憐鎮淮陰以備之

### 乞伏乾歸自秦逃歸

通鑑曰乞伏熾盤入見秦太爾公懿於上邽彭奚念乘虛代之熾盤聞之怒不告而歸擊奚念破之遂克抱罕乾歸逃還宛川留熾盤鎮抱罕收其衆得二萬人

三月乙亥大雪平地數尺○恒山崩○後漢書卷之五十四內記列之另提夏四月雷震

魏天

劉氏曰恒山何北嶽也崩至四嶽非小變也故書  
辛山崩而漢亡恒山崩而晉亡皆帝業所居也

安殿

通鑑曰雷震魏天安殿東序魏主惡之命以衝車攻東  
西序皆毀之初珪服寒食散藥發躁怒無常至是寢劇  
又災異數見占者言有急變生射服魏主憂滿心廢寢  
食追計平生生成敗得失獨語不止每百官奏事至前記  
其舊惡輒殺之其餘或辭色變動或步趨失節或言辭  
差謬往往手擊殺之死者皆陳天安殿前群臣多不敢  
求親近惟著作郎崔浩恭勤不懈其父吏部尚書宏未  
常諂諛亦不忤旨故父子獨不被譴尹氏曰災異證應  
之說若出于附會然其應未嘗爽也前書汝水竭未幾  
而燕亡此書雷震魏天安殿未幾而魏主不得其中綱

目據事書之不言其  
應而應固在中矣

晉劉裕伐南燕六月及燕師戰於臨朐大破之遂圍廣固

通鑑曰裕抗表伐南燕朝議皆以為不可惟孟昶謝裕  
咸喜勸行初苻氏之敗王猛孫鎮惡來奔有謀畧善果  
斷喜論軍國大事至是或薦於裕與語悅之因留宿謂  
參佐曰吾聞將門有將信然即以裕為中軍參軍四月裕  
帥舟師自淮入泗五月至下邳或謂裕曰燕人若塞大  
峴之險或堅壁清野大軍深入不惟無功將不能自歸  
柰何裕曰吾慮之熟矣鮮卑貪婪不知遠計進利虜獲  
退惜禾苗謂我孤軍遠入不能持久不過進據臨朐退  
守廣固必不能守險清野為諸君保之超召群臣議公  
孫五樓陳三策超曰今歲星君齊以天道惟之不戰自  
克客主勢殊以人事言之彼遠來疲弊勢不能久柰芟  
苗徒民先自蹙弱乎不如縱敵入峴以精騎蹂之何憂  
不克王鎮曰陛下必以騎兵利平地者宜出峴逆戰戰  
而不勝猶可退守不宜縱敵入峴自棄險固也超不從

鎮自嘆曰既不能逆戰又不肯清野延敵入腹坐待攻圍酷以劉璋矣超聞之怒收鎮下獄裕過大峴燕兵不出裕舉手指天喜形於色左右曰公未見敵而先喜何也裕曰兵已過險士有必死之志餘糧棲畝人無匱乏之憂虜已入吾掌中矣六月裕至東莞以車四千乘方軌徐進與燕兵戰于臨朐南日吳勝負未決參軍胡藩謂裕曰燕悉兵出戰臨朐城守必寡願以從兵從間道取其城此韓信所以破趙也裕遣藩等潛師出燕軍後攻臨朐克之超大驚單騎就暉於城南裕因縱兵奮擊大敗之斬暉等大將十餘人乘勝逐北至廣固克其大城超入保小城裕築長圍守之撫納降附采拔賢俊因齊地糧儲停江淮漕運超遣張綱乞師于秦赦王鎮以為都督且問計焉尹氏曰晉氏無政藩鎮專征前固論之矣今劉裕平定南燕誠為萬功然抗表即行與桓溫伐蜀無異故溫之不臣不待廢立而後見裕之篡晉亦不待弑逆而後知語曰天下有道則禮樂征伐自天子出天下無道則禮樂征伐自諸侯出觀之綱目所書裕伐南燕主之事而益信

六月雷震晉太廟○秋七月西秦乞伏乾歸復稱王○九月

秦王與攻夏夏王勃勃襲而敗之

通鑑曰秦主興自將擊夏至二城遣姚詳分督租運勃乘虛奄至秦兵大敗初興遣將軍姚強帥步騎隨韓範救南燕至是追強兵還範嘆曰天滅燕矣遂降於裕張綱亦為晉軍所獲裕使範周城呼曰秦為劉勃勃所敗無兵相救城中皆失色綱復為裕造攻具盡諸其巧超怒懸其母於城上支解之

冬十月西秦以焦遺為太子太師

通鑑曰西秦王乾歸以遺為太子太師與參軍國大謀謂熾磐曰焦生非特名儒乃王佐才也汝事之當如事吾熾磐拜遣於床下遣子華至孝乾歸欲以女妻之辭曰娶妻者欲與之共事二親也今以王姬下嫁蓬茅之士臣惧其缺於中饋也乾歸曰卿之所行古人之事孤女不足以強卿乃以為尚書郎

燕人殺高雲為跋自稱天王

亦稱北燕  
居龍城

通鑑曰雲日以無功德而居位內懷憂懼常畜養壯士為腹心寵臣離班桃仁專典禁衛賞賜巨萬而班仁志願無厭猶有怨憾至是殺雲馮跋升門觀變帳下共斬班仁跋即位以其弟范陽公素弗錄尚書事素弗少豪俠放蕩嘗請婚于尚書左丞韓業業拒之及為宰輔待業尤厚好申拔舊門謙恭儉約以身率下百僚悼之論者皆稱美其有幸福之度

魏拓跋紹弒其君珪子嗣討紹誅之而自立

是為明元

通鑑曰魏主珪將立齊王嗣為太子魏故事凡立嗣子輒先殺其母乃賜嗣母劉貴人死召嗣諭之嗣性孝衰泣不自勝珪怒嗣還舍日夜號泣珪復召之左右曰上怒甚入將不測不如且避之嗣乃逃匿於外惟帳下車路頭王洛兒隨之初珪見賀太后之妹美請納之太后曰不可是過美必有一不善且已去夫不可奪也珪密令

人殺其夫而納之生紹紹兇狠無賴好輕遊里巷劫剽行人以為樂珪嘗倒懸片中啞死而乃出之至是譴責賀夫人將殺之未決夫人密使告紹曰何以救我紹年十六夜與宦者宮人通謀踰垣入宮弒珪人出布帛賜王公以下崔宏獨不受嗣聞變遣洛兒夜入平城告將軍安同等眾翕然響應爭出奉迎衛士執紹送嗣嗣并賀氏及為內應者皆齋食之乃即位公卿先罷歸第者悉用之詔長孫嵩與安同奚斤崔宏等八人坐止車門右共聽時政時人謂之八公嘗問舊臣為先帝所親信者為誰洛兒言李先因召問先卿以何才何功為先帝所知對曰臣不才無功但以忠直為先帝所知耳乃令嘗宿於內以備顧問尹氏曰嗚呼有父之親有君之尊而乃敢於弒逆此天理之大變人情所駭者也拓跋雖夷狄若頭曼骨頓然而進於中國已不純乎夷狄矣昔先儒於春秋商臣之事謂考於傳之所載可以見其所由致之漸蓋以傳為案經為斷爾今綱目之比春秋則猶經也而分注猶傳也考之珪始因賀氏之美殺其夫而納之既而生紹則大本已不正矣紹之四逆得非餘



惡所鍾乎夫殺夫而納其妻為之妻者苟有人心焉宜  
於此焉變矣况又以其子之故將欲殺之則是速之使  
亂也故夫以天道言則善惡之報捷如影響不可誣也  
以人事焉則處置之繆禍變之來不可忽也綱目書此  
其亦使後人推考而謹於善惡積其亦使後人警戒而  
審於處置之際也夫可史臣曰魏道武自遷平城首書  
遣使循行郡國可謂有恤民之心既稱皇帝則書置五  
經博士可謂知經國之本又書制官服定官品亦庶乎  
日不暇給規模宏遠者矣光啓後人廟號太祖  
宜哉而惑方士以悞其身則不知學之過也

### 十二月太白犯虛危

通鑑曰南燕靈臺令張光勸  
南燕王超出降超手殺之

### 晉義熙六年春正月魏伐柔然

劉氏曰魏始加柔然書擊此書伐何始進  
魏也於是魏再世斬變華風故進之也

### 二月魏寇盜群起魏主嗣赦其罪遣兵討餘寇平之

通鑑曰魏主嗣以郡縣豪右多為民患優詔徵之民恣  
土不樂內徙長吏逼遣之於是寇盜群起嗣引八公議  
之曰朕欲為民除蠹而守宰不能撫綏使之紛亂今犯  
者既眾不可盡誅吾欲大赦以安之何如元城侯屈曰  
不如誅其首惡赦其餘黨崔宏曰赦雖非正可以行權  
屈欲先誅後赦曷若一赦而遂定乎赦而不從誅未晚  
也嗣從之既而遣于栗磾討不從命者所向皆平劉氏  
曰書赦其罪何善之也建武之篇書詔許相斬除罪於  
是書赦其罪皆  
處盜之良法也

### 晉劉裕拔廣固執南燕主超送建康斬之

是歲南燕亡  
二世十三年

通鑑曰南燕城父閉男女病者大半出降者相繼尚書  
悅壽勸超思通變之計超嘆曰吾寧奮劍而死不為街  
壁而生裕悉眾攻城或曰今日往亡不利行師裕曰我  
往彼亡何為不利四面急攻之壽開門納晉師超突圍

出走追獲之裕責其不降超神色自若一無所言惟以  
母託劉敬宣而已裕忿廣固不下欲盡阮之以妻女賞  
將士韓範諫曰昔室南遷中原鼎沸士民無援強則附  
之既為君臣必須為之盡力彼皆衣冠舊族先帝遺民  
今王師吊伐而盡阮之竊恐西北之人無復來蘇之望  
矣裕改容謝之然猶斬王公以下三千人没入家口萬  
餘超送詣建康斬之司馬公曰晉自濟江以來威靈不  
競戎狄橫騫虎噬中原劉裕始以王師翦平東夏不  
此際旌禮賢俊慰撫疲民使群士響風遺黎企踵而更  
恣行屠戮以快忿心迹其施設曾符姚之不如宜其不  
能蕩一四海成美大之業也豈非有智勇而無仁義使  
之然哉尹氏曰禍莫大於滅人之國然亦不可以驟論  
若昔帝王之世列國公侯或先代神明之後或勤勞功  
德之臣其子孫世守其國乃從而滅之誠可謂不仁之  
甚者至於夷狄亂華盜竊土宇有能規恢掃除又豈可  
例以威國待之哉自金行失馭寓縣分裂劉石符姚皆  
裔夷醜類塗炭中原遂使忠臣義士北望慨想徒嘆神  
州之陸沉未有能蕩平河洛克復舊物者裕起單微與

復晉室今焉出師北伐一舉而平南燕亦可少伸志士  
憤鬱之氣彼超雖凶暴不若劉石然亦鮮卑之餘耳取  
而戮之亦不為過然猶恨劉裕未能廣弔伐之意使義  
聲昭布于天下舉四海而平一之尚可以滅國之事責  
之哉此綱目于南燕之克書之初無貶詞也况超既不  
降則斬之建康宜矣若夫他日姚泓既受其降而又戮  
之此則裕  
之過歟

## 盧循等復反寇長沙南康廬陵豫章陷之劉裕引軍還

通鑑曰初徐道覆開裕北伐勸秦隆建康不從自至番  
禺說循循乃從之先是道覆使人伐船材於南康心至  
始與賤賣之居民爭市之至是悉取以裝艦旬日而辦  
循自始與寇長沙道覆寇南康廬陵豫章皆陷之道覆  
順流而下舟楫甚盛朝廷急徵裕裕以韓範  
為都督八郡軍事封融為勃海太守引兵還

三月晉荆江都督何無忌討徐道覆戰於豫章敗績死之

通鑑曰無忌自尋陽引兵拒盧循長史鄧潛之諫曰循兵艦盛勢居上流宜決南塘守二城以待之彼必不敢捨我遠下蓄力養銳俟其疲老擊之此萬全之策也今決成敗於一戰萬一失利悔將無及參軍殷闡曰循所將皆三吳舊賊拳捷善鬪宜留屯豫章徵兵厲城兵至合戰未晚也無忌不聽與道覆遇于豫章賊令強弩登山邀射乘風暴急以大艦逼之衆遂奔潰無忌厲聲曰取我蘇武節來節至執以督戰賊衆雲集遂握節而死諡曰忠肅尹氏曰起義諸人往往見戕於劉裕之手無忌雖敗於道覆然能握節而死不失為忠義之士書之于冊猶為榮也

南凉攻北凉敗績遂遷于樂都

通鑑曰僂檀自將五萬騎伐蒙遜戰于窮泉僂檀敗蒙遜乘勝進圍姑臧夷夏萬餘戶降于蒙遜僂檀惧納質請和蒙遜徒其衆八千餘戶而去僂檀畏逼遷于樂都姑臧推焦朗為主遂降于蒙遜

夏四月晉劉裕至建康

通鑑曰裕至下邳以船載輜重自帥精銳步歸聞何無忌敗死卷甲兼行四月至建康青州刺史諸葛長民兗州刺史劉藩并州刺史劉道憐各將兵入衛藩殺之從弟也

晉豫州都督劉毅及盧循戰于桑落洲敗績循進逼建

康

通鑑曰毅自將拒循裕與書曰賊新獲利其鋒不可輕又遣劉藩諭止之毅怒謂藩曰往以一時之功相推耳汝謂我真不及裕耶投書於地帥舟師二萬發姑孰五月與循戰于桑落洲毅兵大敗棄船步走其衆皆為循

所虜循聞裕已還與其黨相視失色欲退還尋陽取江陵據二以抗朝廷徐道覆謂宜乘勝徑進固爭循從之裕募人為兵發民治石頭城議者謂宜分兵守津要裕曰聚衆石頭隨宜應赴既令彼無以則虛實又衆力不分若徒旋轉集徐更論耳朝廷聞殺敗人情怕懼時比師始還建康戰士不盈數千循既克二鎮戰士十餘萬舟車百里樓船高十二丈孟景諸葛長民欲奉乘輿過江裕不聽參軍王仲德謂裕曰明公新建大功威震六合賊聞凱還自當奔潰若自無遁勢同匹夫匹夫號令何以威物裕甚悅循進至淮口中外戒嚴裕屯石頭謂將佐曰賊於新亭直進其鋒不可當宜且避之若迴泊西岸此成禽耳裕登城見循軍引向新亭顧左右失色既而迴泊蔡洲乃悅遂柵石頭淮口脩治越城築查浦葉園廷討三壘皆以兵守之明日循伏兵南岸使老弱乘舟向白石聲言悉衆自白石步上裕留沈林子徐赤持戍南岸斷查浦戒令堅守勿動裕比出拒之又明日循焚查浦赤特將擊之林子曰衆寡不敵不如守險以待大軍赤特不從出戰大敗林子據柵力戰賊乃退復

引兵大上至丹陽郡裕帥諸軍馳還石頭斬赤特出陳于南塘

柔然圍魏師於牛川魏主嗣救之可汗社崙走死弟斛

律嗣○六月劉裕自為太尉中書監加黃鉞復辭官而

受黃鉞

尹氏曰嗚呼乘時而邀利者市井小人之志也是時寇賊滔天國祚危若綴旒裕亦何忍自進其爵位而又偽辭之哉况左伏黃鉞乃武王伐紂之事自司馬昭謀篡魏始假此為威制中外之具裕又率而行之如出一轍然前史書此則若出于朝命豈知黃鉞之加非清朝令典裕苟無風旨晉朝詎敢行此綱目書之如見其肺肝然天下果可

以文欺也哉

晉宗室司馬國璠自弋陽奔秦

通鑑曰桓玄之亂河間王曇之子國璠叔璠奔南燕還  
寇陷弋陽至是奔秦上左與曰劉裕方誅桓玄輔晉室  
卿何為來對曰裕削弱王室臣宗族有自脩立者裕輒  
除之方為國患甚於桓玄耳劉氏曰宗室自劉續外未  
有書者此其書宗室何惡裕也裕志移晉鼻先除枝葉  
於是國璠遠禍出奔綱目書曰宗室國璠又書宗室司  
馬楚之據長社  
皆罪裕之辭也

### 秋七月盧循退還尋陽劉裕遣兵追之

通鑑曰循寇掠諸縣無所得謂徐道覆曰不如還尋陽  
并力取荊州據天下三分之二徐更與建康爭衡耳遂  
還裕使將軍王仲  
德持師衆追之

### 晉劉裕遣將軍孫處等帥兵龍采雷

通鑑曰裕還東府大治水軍遣處及沈田子自海道襲  
雷馬衆以為海道艱遠必至為難裕不從救處曰大軍

十二月之交必破妖虜蚩至元  
傾其巢窟使彼走無所歸也

### 譙縱使桓譙會秦將苟林入寇荊州刺史劉道規破誅之

通鑑曰縱遣使請兵于秦使譙帥衆二萬寇荊州秦遣  
將軍苟林帥騎兵會之譙屯枝江於江津江陵士民  
多懷二心道規乃會將士告之曰聞諸長者頗有去就  
之計吾東來文武足以濟事若欲去者不相禁也因夜  
開門縱之衆掉服無去者宗之帥衆數千赴救或謂  
宗之情未可側道規卑馬逆之宗之感悅道規使之居  
守自帥諸軍攻譙水陸並進斃了枝江天門太守檀道  
濟先進陷陳大破之譙林皆走並追斬之初譙至枝江  
立民與書許為內應至是捨得之道規悉焚不視衆乃  
大安桓石綏亦起兵於洛口梁州刺史傅詔討斬之桓  
氏遂  
咸

### 西秦攻秦畧陽隴西諸郡克之○冬十月晉劉裕南擊于

盧循

通鑑曰劉毅還至建康降為後將軍固求追討循長史王誕密言於裕曰毅既喪敗不宜復使立功裕乃帥劉璠擅詔尋南擊循以毅監番禺

徐道覆寇江陵劉道規大破之

通鑑曰道覆帥眾三萬趣江陵江漢士民感道規焚書之恩無復貳志道規使劉遵別為遊軍自拒道覆於豫章口前驅失利遵自外橫擊大破之斬首萬餘級餘悉赴水死道覆單舸走還湓口初道規使遵為遊軍眾感以為強敵在前難患眾少不應分割見乃置無用之地至是乃服

十一月晉孫處攻番禺拔之

通鑑曰盧循兵守廣州者不以海道為虞處乘海奄至番禺人驚曰面女之印曰拔其滅處撫其舊民戮循親黨

勒兵謹守分遣沈田千等擊令表諸郡

十二月晉劉裕及盧循戰於大雷又戰于左里大破之循及道覆南走裕遣將軍劉藩等追之

通鑑曰裕軍雷池循揚聲不攻雷池當乘派徑下裕知其欲戰進軍大雷循及道覆帥眾數萬塞江而下裕悉出輕騎及水軍擊之又分步騎屯於西岸先備火具裕以勁弩疾射急因風水之勢以蹙之循艦悉泊西岸岸上軍投火循道覆兵大敗將趣豫章乃悉力柵斷左里裕至攻之麾兵將進麾折幡沈眾皆俱裕笑曰往年覆舟之戰如是今乃復見必破賊矣即破柵而進殺弱死者萬餘人循收散卒徑還番禺道覆走保始興裕遣劉於蓋壞王尋追之遂還建康劉毅惡劉裕之每言其權太重裕益親任王幼季曰大雷今安慶府望江縣是他籍三所有王祥卧冰地孟宗泣竹臺徐仲原孝感山舊跡存焉



諸史會編大全卷肆拾壹終



